

古乐集锦

上编 (远古—隋唐) 修海林 著



古乐集锦

上 编

(远古——隋唐)

修 海 林 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古乐集锦
上 编
(远古——隋唐)
修 海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延文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405千字 5.5印张

1989年5月北京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95册

ISBN 7—103—00296—5/J·297 定价:2.05元

目 录

乐 声 篇	(1)
古老的恋歌——涂山女之歌	(3)
原始狩猎歌——《弹歌》	(4)
周代宴饮中的即兴歌.....	(5)
畅达民意的谣曲	(7)
最早的乐歌总集《诗经》.....	(8)
慷慨悲愤《易水歌》.....	(10)
霸王别姬《垓下歌》.....	(11)
刘邦击筑歌《大风》.....	(12)
声微志远是《幽兰》.....	(13)
醉酒亦得琴中曲	(14)
曲中梅花渡千秋	(16)
戈矛纵横《广陵散》.....	(17)
最是离情《阳关》调.....	(20)
断肠声哀《何满子》.....	(22)
琴中《离骚》诉忧情	(23)

乐 器 篇	(27)
古老的原始乐器——骨哨	(29)
原始人音乐心理的遗存——陶埙	(30)
华夏钟声响于何时?	(33)
商代虎纹大石磬	(34)
古代社会的鼓类乐器	(36)
周代的乐器分类——“八音”	(37)
先秦音乐的杰出成就——曾侯乙墓乐器	(38)
古代音乐的“化石”——敦煌石窟音乐	(41)
唐风余韵存人间——前蜀王建墓伎乐队	(45)
感荡心志觅知音——琴	(58)
倚歌鼓瑟多柔情——瑟	(59)
张弦促柱弹秦声——筝	(60)
总是关山旧别情——琵琶	(62)
三十六簧鸣凤声——笙	(64)
虞舜雅音自凤箫——排箫	(65)
独感离乡万里人——箫	(66)
何人不起故园情——笛	(68)
一曲两杖鼓声急——羯鼓	(69)
广首纤腹乐声高——细腰鼓	(71)
弹尽天下崛奇曲——箜篌	(72)
一曲羌人起归心——篪	(73)
莫使此声催断魂——觱篥	(74)
卷叶吹为玉笛声——吹叶	(75)

乐舞篇	(77)
图腾崇拜的乐舞活动	(79)
“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韶》	(80)
“蜡祭”中的乐舞	(81)
以乐祈天歌八阙	(82)
歌颂夏禹治水的乐舞——《大夏》	(83)
祭祀祖先的乐舞——《濩》	(85)
炫耀武功的乐舞——《武》	(86)
祭神乐舞——《九歌》	(86)
龟兹乐的盛行	(88)
雏型戏曲——歌舞戏	(89)
唐太宗的《秦王破阵乐》	(91)
唐代法曲《霓裳羽衣曲》	(93)

乐类篇	(95)
周代的典礼音乐	(97)
采诗夜诵唱新声——乐府音乐	(98)
丰采多姿的百戏音乐	(100)
“丝竹更相和”——相和歌	(102)
仪仗军旅马上乐——鼓吹乐	(103)
前承秦汉后启隋唐的清商乐	(104)
思慕离别情更长——吴歌西曲	(106)
寺庙音乐	(108)
唐代繁盛的曲子音乐	(109)

兼收并蓄的隋唐燕乐	(111)
成熟的说唱音乐——俗讲	(114)
乐论篇	(117)
先秦诸子音乐思想拾穗	(119)
1)“尽善尽美”	(119)
2)“兴、观、群、怨”	(120)
3)“与民同乐”	(121)
4)“大音希声”	(122)
5)“无言而心悦”	(123)
6)“非乐”	(124)
7)“心有微知”	(124)
影响深远的古代音乐美学论著	
——《乐记》	(125)
“师心独见，锋颖精密”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	(130)
乐律篇	(135)
古代的音阶理论	(137)
周代的十二律理论	(138)
先秦律学的硕果——“三分损益律”	(139)
京房六十律	(142)
荀勖“管口校正”的理论	(144)
何承天“新律”的杰出成就	(145)

乐话篇	(149)
移情方得真旨趣——伯牙学琴	(151)
先秦的声乐艺术	(152)
季札观乐议秦声	(154)
雍门周弹琴说乐	(156)
嵇康临刑奏琴	(157)
魏晋南北朝的音乐世家	(159)
唐太宗论乐	(162)
精通音律的曹绍夔	(163)
“昭武九姓”中的音乐家	(164)
隋唐音乐的对外传播	(165)

樂声篇



古老的恋歌——涂山女之歌

谈起古老的音乐，距今非常遥远的原始音乐是怎样一种形态，那时呈现的又是怎样一种音乐生活，恐怕是很难得知了。但是，我们今天仍然可以透过历史的尘埃，根据某些遗存的史料，体验和理解人类童年时期那简朴而情感执着的原始艺术，来弥补早已逝去的时间，填补原来茫然不可知的空间……

就“恋歌”这一音乐形式而言，在人类的艺术活动中，往往以其神奇的力量，在男女的爱情生活中产生强烈的感染力，激起心灵的共鸣，获得爱的情感体验，从而使人的爱情生活获得充分的审美和完善。在《吕氏春秋》的《音初篇》中，有一条关于古代氏族社会恋歌演唱的记载：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

当时，在今淮河流域的涂山地区，曾居住着一个称为“涂山氏”的氏族部落。据说禹在对三苗的战争中，曾会集诸侯于涂山，可能禹就是在那里认识了歌中的涂山氏。但是因为“巡省南土”而未能娶之。涂山女盼望禹归来，便命

她的侍妾等候在涂山南面，并为此作了一支歌，以寄托自己的思恋情感。这支歌总共只有四个字：“候人兮猗”。在这四字的歌词中，仅有“候人”二字表达的是一种具体的意愿，后两字只是因感情的激荡而发出的声音，就象今天有些民歌中的感叹字。对此，闻一多先生在《神话与诗》一文中分析得较透彻。他认为，这“便是音乐的萌芽，也是孕而未化的语言。声音可以拉得很长，在声调上也有相当的变化，所以是音乐的萌芽。那不是一个词句，甚至不是一个字，然而代表一种颇复杂的涵义，所以是孕而未化的语言”。

这支古老的恋歌虽然形式非常简单，但歌中的真切情意却跃然纸上，仿佛余音犹存。

原始狩猎歌——《弹歌》

不少考古学家认为，人类最早的艺术创造活动，是在约数万年前，由那些猎取野牛、野马、鹿及各类禽兽的狩猎者创造出来的，世界各地发现的许多史前洞穴壁画为此提供了证明。那些寄托着原始人炽烈情感的洞穴壁画中的野牛图象，不正凝聚着原始人的智慧与创造力吗？这在相当程度上，同原始人类在掌握耕植技术之前的很长时期，主要是靠狩猎与采集果实来维持生存的生活方式有关。

狩猎者不仅以狩猎提供了初民生存所需要的主要食物和衣着来源，同时也创造了反映原始生活的艺术，如雕

塑、绘画、音乐等。成书于东汉的《吴越春秋》向我们传达了原始狩猎生活的信息。书中载有据说是黄帝时期的《弹歌》。它的歌词非常简短，只有八个字：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

这段歌词的大意是说，砍断竹子，将它续联起来扎成弓箭，弹射泥丸以击中禽兽。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史前氏族社会的狩猎活动，记录了从制作工具直到猎取食物的生活片断。

《吴越春秋》存录的这支古歌，形式规整，语言简洁，唱诵起来富于节奏性，已是一种发展较成熟的歌体形式。就生产工具的发展讲，弓是手的延伸，这也是人类才智的结晶。可以想象，当那些猎取了禽兽的狩猎者，唱着《弹歌》以夸耀自己的聪明智慧时，音乐所表达的，会是一种多么自豪的情怀啊！

周代宴饮中的即兴歌

我国素有“礼乐之邦”的美称，尤其是在周代，礼乐制成为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孔子推行其礼乐教化的主张，正是以周礼为楷模。周代的礼乐活动，包括各种宫廷乐舞及多种堂上乐、房中乐的表演形式。当时，凡是在宫廷宴享宾客中表演的音乐，都称为“燕乐”（或“宴乐”）。这里介绍的即兴歌，就是周代宴享礼宾时一种即兴作歌的音乐活动形式。

在周代的宴饮中，经常由主人与宾客之间演唱《诗经》中的乐诗相互应酬对答。在礼节上，主人赋诗（即演唱《诗经》中的一首）之后，宾客就必须随之赋诗（亦演唱《诗经》中的一首诗）酬答，不然就算是失礼。贵族们通过赋诗言志、演唱乐歌来表达自己的情趣和意志。这样一种演唱方式，也称作“歌诗必类”。据《左传·襄公十六年》载，“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这里要求的，正是在宴会中，所唱诗歌必须符合各自的心志愿望。

宫廷宴饮中，天子与诸侯所用的乐诗是不相同的。例如诸侯朝见周天子，周天子举行宴会与诸侯作乐时，就演唱《诗·小雅》中的《湛露》，歌中将天子比作太阳，诸侯犹如露水，以露水见到太阳就蒸发，喻示诸侯要按天子的旨意行事。据《左传·文公四年》记载，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鲁文公曾在宴会上让乐人唱《湛露》，卫国的大夫宁武子因其擅用天子的乐歌而不合乎礼的规定，便不以唱诗酬答。可见，所谓“歌诗必类”还是受到等级规范的制约的。

在司马迁的《史记·晋世家》中，记载有这样一件事：晋公子重耳出亡到秦国，虽然是食居皆为安逸，心中却时刻惦念着回国重图大业。一日，秦穆公与重耳宴饮，席间重耳的大臣赵衰唱乐歌《黍苗》，借诗中禾苗渴望着及时的雨水，喻示晋国需要自己的君主重耳。秦穆公便因此领会了重耳与赵衰急于回国的心情。这就是以诗乐道其心志的作法。“歌诗必类”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乐歌活动形式，它反

映出古人把音乐直接用于社会政治、交际、文化等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样一个事实。

畅达民意的谣曲

春秋战国时期，歌唱活动相当普及。下层劳动者往往用歌唱表达自己的意愿、或讥讽、或赞扬，无不畅快和淋漓尽致。

《左传·宣公二年》记述当时宋国筑城的民工，作歌谣讽刺无能而又在百姓头上逞威风的败军之将华元。其歌词唱到：凸着眼珠，挺着肚子，丢盔弃甲逃回来（“睆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这年春天，华元与郑国交战遭惨败并作了俘虏。后来宋国以兵车百辆，马四百匹，才把华元赎了回来。愚蠢无能的华元却依然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所以筑城的民工便作歌谣来讥刺他。这也反映了民间谣曲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关系。

当时，有的诸侯国的百姓还创作歌谣来评价政绩的好坏，例如，郑国的子产从政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子产治理国家的第一年，由于百姓对其推行的政策尚不理解，就唱谣曲以表示心中的不满，甚至怀有“孰杀子产，吾其与之！”这样强烈的怨恨情绪。子产治国的第三年，改革见成效了，百姓开始体会到改革的好处，便又唱道：“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前后态度有天渊之别。当然，百姓的子弟

受到了文化教育，农业收成又很好，人们自然就会关心于产死后谁能继承他的改革了。

春秋时期，人民能够通过讴歌谣曲来无所顾忌而又直言不讳地对政绩发表议论、进行评价，畅达心中的意愿和思想情感，这不能不说这是民族文化精神中值得继承的优秀传统。所谓“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的历史记载，不正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民间谣曲的社会作用吗？

最早的乐歌总集《诗经》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的音乐文化传统。历史上，远在周代，音乐文化便已获得相当的发展与繁荣。当时，除了建立有专门的音乐教育机构，完备的宫廷雅乐体系，并且还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收集和整理了大量音乐作品。《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乐歌总集，正是当时音乐成就的直接反映。

《诗经》收集了上下五百年，纵横几千里范围以内的乐歌，涉及到相当于今天黄河流域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四省以及长江流域的湖北省北部和四川省东部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域，的确令人惊叹。可以认为，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去采集整理，这样一部乐歌总集的产生是不可能的。

从历史记载中看，周朝设有收集民歌的“采风”制度。

《礼记·王制》中记载：“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也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据说周天子从政，就要求公、卿及列士献诗，乐师献乐曲等，目的就是传达民情，考察自己的政绩得失。

现存《诗经》共收有三百零五首乐歌，由于当时的音乐曲调未能以记谱的方式保存下来，所以我们见到的乐歌就只有唱词了。《诗经》中的乐歌，按其内容和音乐体裁分为“风”、“雅”、“颂”三类。“风”就是民歌。当时按地域分为十五国风，如“郑风”、“魏风”、“秦风”等。这些作品反映了各国民俗生活面貌以及人民的思想感情。其语言朴素，表达自然。不少作品是揭露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和表现劳动者的反抗意识。也有相当数量的乐歌描写民俗生活中的男女恋爱和婚姻。“雅”又分为“大雅”、“小雅”。这些作品多是贵族文人创作的宴会乐歌，其语汇丰富，心理刻划细致。在当时贵族阶层的宴饮娱乐等社交活动中经常演唱。“颂”就是祭祀祖先与神灵时所用的乐歌，内容大都是歌颂统治者的文德武功。

《诗经》的音乐曾经回荡在中华大地，但由于历史的变迁和传授的中断，它的音乐面貌今天是难以知晓了。目前有的研究者，试图从现存乐歌的词体形式结构上，来了解它的一部分曲体特征。现存《诗经》基本上是整齐的四言体，是一种规范化了的诗体。那么，以此推知它的曲体结构当是在分节歌形式的基础上，通过加上叠句，引子，换